

不愉快的果实

[日]林真理子 / 著

中原鸣子 / 译



珠海出版社

不愉 仄的不实

[日本] 林真理子 / 著

中原鸣子 / 译



JR34
1992

珠海出版社

本书由日本国株式会社文艺春秋授权
广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9-1999-092 号
珠海出版社在中国内地独家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愉快的果实 /（日）林真理子著；中原鸣子译，一珠
海：珠海出版社，1999. 7

ISBN 7-80607-573-9

I. 不……

II. ①林…… ②中……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不愉快的果实

◎林真理子 著

中原鸣子 译

责任编辑：力群 田大军

装帧设计：田大军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电 话：2515348 邮政编码：519001

地 址：中国珠海市新香洲银桦新村 47 栋 A 座二层

印 刷：广东惠阳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7.875 字数 140 千字

版 次：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20000 册

定 价：15.00 元

书 号：ISBN7-573-9/1·241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林真理子,日本当代著名女作家,以小说、散文驰名于日本文坛,并多次获奖。

少妇麻也子喜欢打扮,颇有风韵,经常出入美容沙龙。大学毕业后她嫁给了工业系统的航一。七年的婚后生活,消磨了他们初恋时的激情。航一是“工作狂”,对妻子毫无兴趣,使得麻也子经常与别的男人幽会。

与麻也子曾经有过关系的四个男人:一个是高中时结识的,现已不知去向;一个是个心胸狭隘的,因未能和麻也子成婚而至今怀恨在心。其次是野村,在有名的广告代理店工作。他出手大方,举止潇洒,处事很有分寸。他曾为麻也子的青春时代镀上一层强烈的色彩。第四个是身材和容貌都出众的工藤,从而引出了一段感人肺腑的婚外情。但最后麻也子似乎终于明白了:男人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总是我最吃亏。

本书故事情节曲折,语言纯情、流畅。作品以细腻的笔调深刻地揭示了“婚外恋”者的内心世界,把困惑、愧疚、欢愉、苦闷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本书是日本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先后再版达 28 次。

本书由日本国文艺春秋授权
珠海出版社在中国内地独家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
广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9—1999—092号

Copyright© 1997 by Mariko Hayas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1997.

Chinese (Simplify -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 reserved by Zhuhai

Publishing House under the licence granted by Mariko Hayashi, arranged with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MSC Japan Inc., Japan and MSC

China (shanghai) Co., LTD. China

目 录

BU YU KUAI DE AI

-
- 第一章 打扮..... (1)
- 第二章 选择.....(26)
- 第三章 跳跃.....(49)
- 第四章 华丽.....(71)
- 第五章 相逢..... (110)
- 第六章 恋情..... (142)
- 第七章 决断..... (173)
- 第八章 命运..... (203)

第一章 打扮

水越麻也子在一堆围巾里左挑右选。

她身上穿着新买的胭脂色西装，心想配上黑色条纹的绸围巾正合式，可一旦系在脖子上，感觉太凝重。她又换上一条白底花纹的围巾，更觉不伦不类。干脆，她什么围巾也不围了，露出光溜溜的脖颈，看上去倒挺有风韵。她对着镜子，细细地欣赏着自己被深色衣领衬托得更白的肌肤。

刚三十二岁，从脖颈到前胸的皮肤，呈现着恰到好处丰盈。在洗脸间的荧光灯照耀下，细腻的皮肤像被水洗过的大理石一样光滑，左顾右盼着，她不由地感到一丝羞涩。

麻也子琢磨着，一定是因为近来使用了新的乳液，皮肤才变得这么好。她轻轻地笑了起来。还在少女时，她对化妆品就十分讲究。看见新上市的品种，她从吝啬手中的钱。

“你一定要用呵，比去美容沙龙的效果还好呢！”

她的女朋友向她推荐了这一品种，她还没来得及

去谢她们呢。此外，麻也子还打算用电话向其他一些女朋友们推荐这一品种。

她们在一起时，常常讨论皮肤和头发的保养问题。这也是过了三十岁的标志。二十来岁的时候，无论使用多么昂贵的化妆品，都被年轻的皮肤一古脑儿地吸收到里面去了。现在就不同了，既要花钱，又要花上精力，皮肤才能保养得恰到好处。麻也子在嘴唇上顺利地抹好了和西装般配的流行色的口红，心情好得简直想哼一首曲子了。

“你快点儿好么？”

丈夫航一推开洗脸间的门，探出了脑袋。

“我想刮一刮胡子呢……”

今天是星期日，航一在棉布衬衫的外面套着居家的便服，早晨没有刮过的胡子，现在显得又黑又浓，脸架子也仿佛变长了。不知谁称航一的脸为“歌舞伎脸”，虽然平时显得五官端端正正，可一旦不修边幅，立刻显得邋里邋遢。

“再等会儿么，我马上就好了！”

“你快点儿好吗？我已经和妈说好了，7点钟去那儿呢！”

每星期六或星期天的晚上，航一总要开着车子去驹泽公园的父母家。他母亲绫子为独生子的到来，总要费尽心机准备种种饭菜。而麻也子感到别扭，所以她老要编出理由，制造让航一一个人去的借口。

“你在洗脸间呆的时间也太长了，……”

等得不耐烦的航一挤了进来，站在麻也子的后面，把手伸向了电动剃须刀。

“你今天无论如何都去不了吗？妈说，别人给了她松茸，她兴致勃勃地要作松茸饭呢，你若不去就太可惜了。”

他刮着脸，下巴上下移动着，说话的声音变得瓮声瓮气。但是，麻也子立刻就明白，他并非执意要她去。

听见麻也子说：“我已经和人约好了呀！”

他就不吱声了。对于绫子，同合不来的儿媳一起吃饭远不如同自己的儿子亲亲热热地在一起快乐。麻也子想象着，婆婆围着儿子，不厌其烦地端出种种迎合儿子口味的菜肴，不禁赌气地说：

“你母亲呀，最高兴你一个人去了，你心里其实很清楚！”

航一微微一惊，嘴唇回到了正常的位置，剃须刀却没有关上，伴随着马达的声音，他咕噜着：

“你说什么呀？我妈常常念叨着你呢！她真的很寂寞呢，说你怎么老不去，你该去照照面呀！”

麻也子噘起了嘴。亲生的母子之间差不多会这样，好久没见儿媳妇，婆婆会感到寂寞吗？如果今天自己去吃饭，反而会破坏婆婆家的气氛。

作为商社的常务夫人，绫子曾有过在海外生活的经验，她决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女人。她既有教养，也

很明智，可麻也子和朋友们都认为这样的婆婆最难对付。表面上深明大义，实际上却往往要坚持自己的一套：

“麻也子，你已经三十二岁了，谈不上年轻了吧？可你为什么还不生孩子呢？抚育孩子的工作，要年轻有精力才行，听我说，我不是指责你，现在开始该考虑了，否则，这样拖下去，航一也太可怜了！”

麻也子心想，我不生孩子的原因也有你一份，若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婆婆那张惊慌的脸，麻也子想象着便要笑起来了。刚结婚时，所有的事都显得乱纷纷，当时大家说好了，等生了孩子，麻也子和航一便搬到公婆家去住。当时，麻也子觉得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可过了三四年，心里却越来越反感了。

麻也子同航一谈恋爱时，绫子显得既亲切，又有品味，俨然一个良家的主妇，正因为麻也子是外人，她才保持这种姿态。

对于这一点，麻也子的母亲也同意麻也子的看法。只需再忍耐一二年就行了！麻也子暗暗地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航一姐姐一家现在住在西雅图，她们那时将要回国，姐姐那儿一男一女两个外孙都是绫子的心头肉。为了见外孙，她曾一个人乘着飞机去美国。

若是航一的姐姐回来了，绫子说不定想同女儿女婿同居。即使不这样做，有了外孙和外孙女，她多半也没有精力再和航一夫妇周旋了。

只要能使婆婆转移注意，一切便好对付得多了，麻也子的这种谋略并非罕见。

在麻也子的女同学里，不少人为了避免和公婆同住，尽量推迟生孩子。的确，早结婚的女同学里，由于和婆婆纠纷不断，最终离婚的大有人在。

麻也子从一家教会系统的女子大学毕业，这家大学的录取分数不算太高，尽收一些没考上名门女子大学的少女，但校风挺好，虽然没有大富翁的女儿或上流社会的小姐，可按部就班地考上这所大学的，大致上是东京地区的中产阶级家庭出身。女孩子们之间的关系都挺密切，谁若发生了不幸，转眼间，大家全都知道。半数以上的女同学，都过着安稳的婚姻生活，并且已经做上一个或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不少人的孩子已经上了小学，为了孩子能进入有名的学校，她们到处奔走。麻也子看了一点儿也不羡慕，她觉得自己只要想，这种幸福是唾手可得的。

若被人询问，究竟想要什么样的幸福，麻也子会感到困惑。她其实在想：今晚这个秋高气爽的夜里，拥有同男人会面的自由和机会，实在不错。没有多大奢望的麻也子的皮肤美丽而细腻。

“你这个人呀，总是曲解我妈的好意！”

航一换了一下姿势，继续剃着胡子，在他 34 岁的脸上，挤出了深深的皱纹。

“真的，我妈顶希望看见咱们亲亲热热地去吃她

精心制作的饭了。你就随便点儿，跟我一起去吧！”

“这可不行，我早就和朋友们约好了，大家都要上班，只有星期日的晚上才能碰头。”

虽然是撒谎，麻也子心中却毫无愧意，因为她虽是同别的男人碰面，可双方并没有肉体关系。

结婚以来，麻也子从未同丈夫以外的男人睡过觉，朋友们之中，有的女人公开说，她们除了丈夫之外，还有着别的恋人。麻也子并不欣赏。她有着并非出自道德和贞操观念的重重顾虑。航一属于旧式丈夫，对妻子的举止行为从不在意。麻也子至今仍有不少男性朋友：有些人是学生时代结下的友谊，航一也认识；有些则是工作中认识的人，大家常一起喝酒，或在卡拉OK唱到深夜。

可是，他们全都对麻也子已婚的身分充满了顾虑，虽然也有人向她暗示过，可他们都以年轻男人特有的狡猾，把决定权推在麻也子身上。换句话说，没人拼命地追求过麻也子。

结了婚的女人，若想迈出这一步，固然需要相当的勇气。可男人们总躲在安全区里，袖手旁观着麻也子的一举手、一投足。对麻也子来说，未免太吃亏了。若是有一个强有力的人来狂热地追求她，为她指明一条看得见的道路，她或许会跟上他。可是，麻也子周围的男人们，都缺少勇气，麻也子也没有闲功夫去培养和鼓舞他们的勇气，再说还有她的自尊心呢！

主要原因,是她周围的男人里,没有她倾慕的人。

其中一个男人,今晚正要与他碰面,叫南田典雄,是一个特异的存在。南田过去曾向麻也子求过婚,结局当然是麻也子选择了航一。按理麻也子和南田没有继续交往的必要了,但他们至今仍保持着联系,说明了麻也子暧昧的心态。

南田是一个36岁的律师。在麻也子的同班同学里,有女同学因为嫁给了律师而感到洋洋得意。南田在律师之中,冠有“国际性”的牌子。他毕业于女人们垂涎的东京大学,又去了美国的名门大学深造。在纽约的律师事务所里研修了几年,回日本后,在虎的门高级商业区的律师事务所里注了册。

在麻也子同航一结婚的前一年,一个朋友热心地向她推荐了南田。

“我给你介绍一个一流的精英人士。”

其实,麻也子那时已经同航一订下了婚约,但是并不拒绝扩大自己的选择范围。人们把这称为“脚踏两只船”,这比喻的确不太光彩,可作为独身女子,即使到了结婚前夜,也应该拥有选择比较的权利。

关于经历和容貌,航一决非糟糕的人选。不光是麻也子,作为女人,在自己的婚宴结束后,都会揣测想象女朋友们的会话。那一天,新郎和新娘的长相,将是人们酒足饭饱后的话题之一。麻也子在选择自己的丈夫时,和其他女人一样,都顾虑着这一点。

再尖刻的女孩子，要挑出航一外表的缺点并不容易，而南田，他的履历和职业会让人们嫉妒得说不出话。

可是，麻也子终究没有从航一的“船”上跳到南田的“船”上。其原因在于，南田是一个与航一无法类比的丑男。

7年前，南田还不满30岁，长着五短身材，身上的脂肪已像一个中年人了，头顶也露出了秃顶的征兆，他用整发料来掩饰这一点，结果弄得头发亮光光的，成了一种奇妙的发型。

他穿的西装在做工和面料上都无可指责地讲究，如人们所说的“小个子男人的时髦”，在精工细作的袖口和标新立异的领口间飘着淡淡的哀愁。麻也子暗想，能够和这样的男人结婚的女人，真得有一番“气魄”，光想着他的地位和经济能力，不去计较他那个厚厚的嘴唇与七歪八倒的牙齿，能够一起去度过一生的女人，不是“气魄”又是什么呢？

最终，麻也子没有选择南田，她怀着特殊的优越感，一两个月一次，同他见见面，一起吃饭，这种奇特的关系，已经保持了5年以上了。

麻也子婚后，主动给他打了电话。南田听见她的说话声音很高兴，直截了当的语调与她平时过剩的矜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南田情愿作为麻也子“乐呵呵的朋友”，存在于她身边，也不愿作一个“未能中选的

男人”远离她。不仅如此，他还尽力地弥补着受了伤的自尊心。目前，南田已能显得将当年向麻也子求婚的事完全置之脑后了。他甚至将自己交往的女朋友的事都一一告诉麻也子了。

尽管如此，偶尔地，南田对于麻也子的手腕、嘴唇等处仍会投去热烈的视线。麻也子为此感到莫大的愉快。

——他仍旧迷恋着我呢！

只要我给他一个机会，他准会来到我身边，他在和孤独作搏斗呢！我和他仅仅是每月一次吃顿饭，谁能够非难我们呢？还有比这更洁白无瑕的事吗？麻也子去和他会面，仅仅是为了赢得称赞和欲求的视线。

“我该走了！”

麻也子说：

“代我向婆婆问好，今天的聚会挺重要，我不能失约！”

因为是星期日，南田请她在饭店内的餐厅里吃饭。饭店是位于新宿西口的外资高级饭店，南田是常客。外国来的客人往往在这里投宿，为了接待他们，南田常常来这儿。连开门的仆役都认识他了。

“南田先生，欢迎光临！”

对于麻也子，这是极其兴奋的一瞬。这种待遇，丈夫航一连边儿也沾不上。两人进了日式的餐厅，最深处的席位早已预备好了。

“好久没有见到你了，近来很忙吧？”

“嗯——前一时期去了海外。”

南田穿着黑色的西装，神情自若地谈笑着，保持着某种威严。麻也子用新的眼光看着他。

当年第一次看见他时，她觉得他是一个和自己口味格格不入的丑男，如今，渐渐向中年迈进的他，却日新月异变化着韵味，无框眼镜也好，小小的单眼皮底下的眼睛也好，都透着聪明和机智。

——他也许真是一个不错的男人。

麻也子一边将小小的酒杯里的啤酒喝干，一边寻思着。这念头近来已经不止一次地在她脑里出现了。“也许我真的会爱上这个男人呢！”若能真爱上他，种种的可能性便展开在面前了。

若是发生了和丈夫离婚的事，手头有个预备役能使人安心。男人对自己无疑一直心向神往，否则他不会定期同自己会面，他一直在等待和探索着我们夫妇间的缝隙。对一个女人来说，这是一件好事。

关键的是，若同南田结婚，就能过上人们羡慕的生活，这样的离婚再嫁，不会成为人们怜悯的对象。南田具有充分的社会地位和钱，同海外有密切的联系。他每月要飞两次美国的东海岸。他曾告诉麻也子，他从纽约回国时，曾顺路去过巴金·爱尔兰特。麻也子听了心里一番小小的骚动。本来，自己也该拥有这机会。若那时自己能爱上这个男人，如今便也能

在加里布海上坐着豪华的游轮了。

放弃机会的是麻也子，重新取得机会的仍应是麻也子。她要找个好时机。

现在，她并不打算同丈夫分手。在和婆婆关系上，丈夫的表现令她失望，但没有超出她忍耐的限度。两人一块儿出门时，丈夫英俊和蔼，麻也子没有感到讨厌的理由。

可是，即便是这样，也没有能一辈子共同生活下去的保证。环顾四周的女友们，当初轰轰烈烈恋爱结婚的伴侣们，到了某一天，突然便分手了。据她们声明，一看见对方的脸就觉得厌恶，一听见声音就打寒战。麻也子说不定也会有这一天，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应当把南田确保在手。

所幸的是，目前她已经不觉得南田讨厌了。

南田的手上拿着一份菜单。

“涮牛肉怎么样？”

麻也子点了点头。退回到3年前，她一定会提出别的方案。麻也子虽然没有洁癖，可是同他人一起围着锅子吃，她不甚欣赏。学生时代，同别校男生联欢时，见他们对着海鲜锅，粗暴地挥舞着筷子，她总觉得反胃。在水越家，常常有涮牛肉或浇牛肉的火锅，她很少动筷子，婆婆的口水通过筷子，在锅子里飘来荡去，刺激着她过于丰富的想象力。

但不知为何，南田把肉沉入汤里，用筷子在锅里